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五十三輯

沈雲龍 主編

辛亥革命北方實錄

胡鄂公著

文海出版社
印行

胡鄂公著

辛亥革命北方實錄

敘

中華民國元年四月，予自天津歸武昌，謁都督黎公於鄂軍都督府，爲述北方革命運動經過情形，并呈所著辛亥革命北方實錄、辛亥革命北方烈士列傳。黎公略事檢閱，顧謂予曰：是可以一語賅括二書也。予應之曰唯唯。黎公於是握管爲予書北方革命戰史六字。有頃，黎公又謂予曰：北方同志中有孫鼎臣陳洪度二烈士者，驍勇殺敵，北洋軍人至今談其名，猶爲震懼。予曰唯唯。孫鼎臣者，革命軍人之先覺，鐵血會創立者之孫諫聲；陳洪度，則我軍大戰清軍海陸於兩望傷足之陳濤也。黎公又曰：同志汪兆銘者，以屈賈之文，而行荆軻聶政之行，謂非今世之聖賢豪傑而何？予不答，黎公亦不復言。迨黎公閱列傳至易宣時，乃喟然嘆曰：世凱無論矣，而兆銘之無行，何以至於如此其極。抑所見各有不同耶？雖然，是書之傳，必將有待於來日也。蓋兆銘今方爲世所重，而世凱則專擅嗜殺，此書若出，或將爲搆禍之媒，是不可不慎者。古人之作，多藏之名山，傳諸其人，殆以此歟？予曰：謹受教。越一月，同志曾廣福兄弟三人揭露世凱和議陰謀於報端，世凱使人攢殺於光山縣途中。又一月，同志吳定安、羅明典撫取世凱帝制自爲諸事實，發表告國人書於北京，世凱使人暗刺於濟化門外。予至此，始知黎公言之有徵也。予於是重加讎校，儲諸行篋，以俟可以問世之日。中華民國元年八月十九日江陵胡鄂公識於荊州荆旗善後局。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s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辛亥革命北方實錄目錄

敘

辛亥革命北方實錄

辛亥革命北方烈士列傳

一四二

辛亥革命北方實錄

予於敘述辛亥革命北方實錄之前，有二事須記於此者：一爲北方革命運動與中國全國革命運動之關係；一爲辛亥武昌起義經過之情形。自孫逸仙先生文、首倡革命，創立興中會後【註一】，繼以廣州、惠州之役【註二】，影響所至，相與興起而赴義者，遂有鄒容之上海革命軍獄【註三】，黃興、馬福益之湖南五路起兵【註四】，李紀堂、洪福全之廣東舉義【註五】，吳樾、張榕北京前門車站之謀刺五大臣【註六】。同盟會之成立，去庚子事變未久【註七】，國人感於清廷之喪權辱國與倒行逆施也，於是青年有爲之士，起而參加革命者惟恐或後。重以民報、湖北學生界、漢聲、江蘇、浙江潮、新湖南諸報之海外鼓吹宣傳，浸且遍於中國內地各省矣。繼興中會、同盟會而起者，則有光復會【註八】、華興會【註九】、共進會【註一〇】、鐵血會【註一一】、共和會等。但以上諸會之成立，有由同盟會員出面而組織者，亦有組織諸會後，而又加入同盟會者。皆以清廷官吏防範甚嚴、中國交通不便所致。然有一共同目的焉，崇奉孫先生之三民主義，推翻滿清專制，建立中華民國則一也。

【註一】清光緒二十年甲午中日戰事起，先生乃赴美游檀香山，創立興中會。

【註二】廣州之役，在清光緒二十一年乙未。惠州之役，則爲二十六年庚子。

【註三】清光緒二十九年癸卯，因鄒容有革命軍一書，章炳麟爲之作序，遂被租界當局傳訊。章在看守所函道鄒等到案，因之同繫四牢，鄒遂瘐死獄中。章被釋，至日本加入同盟會，主編民報。章，浙江餘杭縣人，字太

炎。鄒，四川巴縣人，字威丹。

【註四】清光緒三十年甲辰，黃興與哥老會首領馬福益，預約趁是年九月清西太后萬壽節日，率馬部會衆分兵沙、岳州、常德、衡州、寶慶五路起兵，事洩，馬被捕死，黃逸得免。黃字克強，又字盧午或慶午，湖南善化縣人。

【註五】亦在清光緒三十年甲辰，因事洩失敗，李、洪均逃免。

【註六】五大臣，即載澤、戴鴻慈、徐世昌、端方、紹英等是也。清光緒三十一年乙巳，載澤等奉派赴東西各國考察憲政。同年七月，由北京前門車站登車待發，吳乘機擲炸彈，載澤、紹英負傷，吳亦以身殉焉。吳字孟俠，安徽桐城縣人。同時與吳謀刺者，尚有張榕、黎宗嶽等數人，餘遺其姓名。

【註七】清光緒三十一年乙巳夏，孫先生由歐洲至日本，遂於是年七月三十日，召集中國留日學生暨中國旅居日本革命之士於東京赤坂區梅町黑龍會，宣佈三民主義、五權憲法之旨，中國同盟會於以成立。

【註八】章炳麟等所組織，會員多江浙文士。

【註九】黃興、楊篤生等所組織，會員多兩湖文士。

【註一〇】劉公、孫武、焦達峯等奉同盟會聯絡部之命，回國所組織。會員以兩湖新軍士兵、洪門弟兄爲多，間有兩湖師範學生。此外尙有劉家運、朱子龍、李雨霖等之日知會，蔣翊武等之文學社，會員強半爲兩湖新軍士兵。

【註一一】丁小川、孫謙聲等所組織，會員多關內、關外新軍將領士兵以及關外豪傑。

共和會之成立，予實始創之。故欲述共和會之歷史，則不能不追敘予兄弟重湖中所參加之洪門辛丑起兵會議。予先兄玉璋先生【註一二】，慷慨有大志，予從之游，嘗以革命相期勉。有湘人李耀唐者【註一三】，因洪門白雲山首領也，與豹頭山朱桂堂、南嶽山楊松亭、鳳凰山鄒福堂，各有衆數千人，散處於澧州、安鄉、華容、公安諸縣之農村中。會李耀唐等

因澧州案發被緝，乃相偕而至江陵，主於予家者數月。聞北京有聯軍攻陷之訊，遂潛至公安重湖神壇寺葦林中【註一四】，招集洪門各山首領三十餘人會議，奉予兄玉璋先生爲督師，而李耀唐副之，約以翌年辛丑正月十五日起事【註一五】。予爲佈署軍旅，製圖策，擬以五人爲伍，有伍長；五伍爲連，有連長；五連爲隊，有隊長；五隊爲營，有營長；五營成師，則統率於一師長之下。並使李耀唐、朱桂堂、楊松亭、鄒福堂等各領一師，而受制於督師。此庚子十月初一日事也。越一月，李耀唐、朱桂堂、鄒福堂以事至涂郭場，被捕就戮，事遂敗【註一六】。予家不申資，經此失敗後，先君杜香公所遺田畝，自耕且不給矣【註一七】。

【註一二】先兄名榮珪，字玉璋。

【註一三】耀唐，字春亭，湖南澧州人。

【註一四】湖在公安縣境四大院。該地因被水久荒，湖周數十里遂成林葦，當地人呼曰柴山，實一片平原，無山可晉也。樵者嘗於其中神壇寺起架棚屋，可容數百人。

【註一五】清光緒二十七年。

【註一六】涂郭場，亦在公安縣境，距予家僅三四里，隔四河一衣帶水。是日涂郭場演戲酬神，李耀唐等至，當被公安、澧州捕役會捕，解澧州歸案就戮。

【註一七】先父杜香公，以清光緒二十五年五月逝世，所遺田六十餘畝，傾塌自給。

辛丑春，予兄弟遂躬親農事，樵牧自任。夏，予所居之新洲堤潰被水，予乃之郝穴傭爲商。數月，棄之，復爲農。壬寅【註一八】，予從塾師讀，未終年。癸卯甲辰，予就外傳於

公安，以革命之旨說同學，遂與鄭中學、齊家槐、戴焯巷、趙陝南、孟子方、鄭燮卿等十餘人倡立日新社。同學咸責子等爲妄，於子尤甚，爭避之，迄無所成。乙巳，延師讀於家，子洲復被水，讀亦未終【註一九】。丙午春【註二〇】，子肄業郝穴之預備中學堂【註二一】，謀第二次之組織，復與熊得山、寧敦武、錢鐵如、李堯衢、熊烈丞、覃符三、覃可賓、薛鑑堂、華楚三、鄭鼎、蔡福承等二十餘人結爲輔仁社。時革命潮流已及於國內通都大邑，而預備中學之教員，亦多以老師宿儒之資，游學日本歸者；故子與熊實諸同學，每發爲議論，或見諸篇什，而教員師長，必交相推譽，一時郝穴人士頹廢之習爲之一變。

【註一八】清光緒二十八年。

【註一九】師姓胡，名允升，字穆林，江陵秀才。武昌起義數日，宜昌駐軍唐繼支等，率所部至沙市，遂圍荊州城，師衛荊州清駐防將軍聯奎告急書北上求援，爲革命軍所逮，慷慨就義。湖北爲清廷殉難者，師爲第一人。

【註二〇】清光緒三十二年，是年黃興由日滯回湖南，編哥老會衆爲三路，事洩，湘陽軍遂先期舉事，猝搗應之，清軍四出圍攻，卒潰敗。丙午十月事也。

【註二一】學堂在江陵縣屬郝穴之文昌宮內，係一縣立兩等小學堂所附設。時科舉初廢，投考中學堂者，須具有秀才資格，吾輩年逾二十，既非秀才，又以年事已長，不能進高小。蓋此畸形之預備中學堂，實專爲吾輩年長者設也。

時聞孫先生已創立同盟會於東京。夏，熊得山、錢鐵如自費留學日本，未幾加入共進會，尋又加入同盟會【註二二】。子以艱於資，不得行，因偕華楚三赴荊州，投考警察學堂。不利，遂經沙市內河至武昌投軍。不一月甯敦武亦至【註二三】。子至武昌，投寓斗級營之天

秦老棧，棧主以予無資無行李不納【註二四】。日者華傳寶，楚三族祖也。設是知也，星舍於斗級營，兩湖達官顯吏自總督巡撫下，常以其休咎決於華之一言。故華以此自建洋樓，與天秦老棧望衡對宇。予偕楚三詣華，道來意，華曰：可也，當決之汝命，索予生年月日時按之，有頃，書數字付予，蓋囑天秦老棧視予爲旅客也。予復至棧，棧主視華書，欣然爲予闢室居之。鄰室客胡某，賭予狀，慷慨貸予數元，由是棧主更假予以殷勤。一日楚三譖予於華，謂予兄弟實一敗家子，父死一年，欲爲革命，家產垂盡矣。於是華召予而辱之，其妾亦從旁罵予以助華怒，並使棧主逐予出棧，鄰室客胡某知之，急出而規取予客中所攜之正續資治通鑑、康熙字典二書去。至此，予遂孑然一身，徘徊街頭矣。端午節晚，予遇楚三於途，楚三呼予名而語曰：汝今日親酒肉未？予在予族醉幾不支，言已，大笑而去。蓋是時予不得食已三日矣。是夜，予偶步黃鶴磯頭，聞江上笛聲，愴然有感，道傍有聽笛者，則駐武建營三十二標一營前隊二排三棚十長富晉也。富爲荊州駐防滿洲鑲藍旗人，與予沙市同船返武昌銷假，故相識。富因偕予至其營中，供予食宿者殆二十餘日。富又爲予請於該營營官，始得補入同標同營後隊三排頭棚充當新兵【註二五】。同棚兵有漢川人孫俊福者，實一成衣匠也，獨與予善。未幾，予感暑大病，數瀕於死，病三十餘日始愈，孫爲予視湯藥漉溺者亦三十餘日。一日午，予病轉劇，忽一醫官一排長率二兵肩一太平床至，擬投予於斃死室中，孫呼同棚兵哀辭婉拒之，不聽，孫與同棚兵涕泣長跪乃已。予病愈，念

武建營距武昌城文昌門尙數里，不僅慕義敢爲之士，無因緣與之相遇，即欲一覽新聞報章，亦不可得。且三十二標所隸士兵，旗人獨多，所謂革命之說，實無由入。况予病後體質已大虧損，亦須長期休養始可恢復健康，至此予遂動鄉思之念矣。

【註二二】熊、鎮之加入同盟會，在清光緒三十三年丁未。

【註二三】曾至武昌，初入荊州預備中學，繼又肄業自治講習所及法政學堂。

【註二四】因在沙市起程時，行李已與作船資矣，尙餘銅元七十餘枚，在擲手。

【註二五】予被補後隊之先一日，當曾告予以前隊兵有一缺額可補，明日當送汝至營部考試。及期，當及其同營友

人送予至營部，已先有候考者一人在。營官出二紙條令予二人書姓名於其上，予書胡榮銘三字，另一候考者書方剛二字；營官視方書，即謂方曰取汝，又告予以汝未取，速退。予聞之，憤然曰：如此考耶？營官亦作色曰：汝云何？予曰：予以爲常考作文耳。營官曰：汝亦讀書耶？予曰：然。又視富曰：彼能作文乎？富曰：彼能作文。營官遂取案頭武昌陸軍特別小學國文課程中所選蘇軾留侯論命予解讀之，予解讀一段，始補後隊新兵。

方予之離營回家也，時已涼秋九月，冬寒漸至；而沔陽、監利、江陵一帶，因江水逆灌被淹，遙與洪湖、白鷺湖混爲一片。舟入青灘口後，極目數十里，水天相接，晚風刺骨。同舟客咸擁被酣眠，予僅著預備中學夏季制服一襲【註二六】，瑟縮船隅，不能入夢。予思起而與舟子協力操作以取暖，然大病新愈，偶立舟中，猶患顛踏，矧與風浪搏擊者乎？故欲起而復輟。武昌至沙市間，舟程經內河須七八日，予所附之船，以水大風順，四日已達沙岡。沙岡爲郝穴汎地，予郝穴汎人，故至沙岡即僱小舟徑赴郝穴。登小舟時，舟子先

索予值，予告以抵郝穴時倍之，始行。翌晨抵郝穴，渡江，則知予洲亦被水災，家住數日，復至郝穴九華寺讀書自課。予居九華寺者約三月，日與寺中一老蒼頭煮麥粥以食。

【註二六】該制服爲淺藍洋布所製，形似綠營兵操服。衣領袖下襟成沿以約寬四寸黑漆，前後左右四插起黑雲頭，褲脚沿黑邊亦同於上衣。平頂草帽上貫紅絨球頂，秋冬二季，則改用藍絨布製。草帽上亦繫以藍絨布套。此爲湖北學堂獨有制服。

丁未正月【註二七】，予偕李堯衢至荊州，遂讀書荊州城外龍山寺，假龍山草堂以居。自春徂夏，未嘗與世人一接顏色。八月初，予攜所爲文進成就正於謝師石雲【註二八】，偶檢其架上漢口上海各報讀之，則知日者華傳寶與其姬人以謀財害命事，琅當入獄矣。又檢閱他報，四月，則有潮州黃岡革命之役；五月，則有惠州安慶革命之役；七月，則有欽廉革命之役。時予健康已復，且知熊得山、錢鏡如在日本已加入同盟會。予因商諸謝師告以東渡之意，謝師極贊予行。予遂適歸謀諸予兄，兄曰：吾爲汝籌之久矣，願資無所出，然又不忍復視汝他鄉凍餒。越一日，兄指耕田十畝書草契數紙授之，約以賤價賣之【註二九】。適吾鄉以水災初平，正感歉收，至一月餘竟不得售。會謝師以書抵堯衢，詢予行止，兄慨然有感曰：吾不能使汝不踐其言也。於是，予兄弟乃至公安出賃長歲岡之岡田【註三〇】。

【註二七】清光緒三十三年。

【註二八】師名步瀛，江陵縣人，屢貢生，日本師範畢業，即前任郝穴兩等小學堂附設預備中學監督。時充江陵高等小學堂國文教員。

【註二九】吾鄉出賣田地房屋，必先書成草契，空買主姓名價格，交中人四出兜售，名爲出草契。這中人與買主將

復精議妥，買主即按價給付值十分之一二交買主手，賣主即將買主姓名價格收錢多寡填入草契，名爲押草契。至買主將田價交清，賣主書立正契時，則名爲成契。

【註三〇】謝師致書馮函，有新三出洋，未聞起程，孔方兄不助款？抑壯心忽已解？子歸關月，讀書耶？作汗漫游耶？江干百里，附音不遲，坡關三秋，我勞如何。新三，予字，故云。

先是予祖父萬青公，善稼穡，勤耕耘，竭畢生艱苦所儲，晚年在公安東港子長歲岡，購得岡田十石零七斗六升八合，年收稞穀六十八石四斗八升【註三一】。迨予父兄弟六人析產分居，祖父母遂留此以爲自身瞻養及身後之用。自祖父母、予父、予伯叔父，相繼下世，諸從兄弟以道遠不便於己，予兄則以洲田二十畝易之。不足，更質岡田之半五石三斗八升四合以補其值。予與予兄之至長歲岡，即質此岡田所餘一半之半二石七斗三升四合也。詎至長歲岡後，其典質之不易，亦有如質洲田者，展轉請託，遷延至於三月之久，方得與一典主成議。至臘月二十七日晚，始畢其事。

【註三一】公安縣之田，大別可分爲垸田、岡田兩種，濱長江一帶之東大塢、四大塢等地爲垸田，又名旱田。近縣城一帶之地爲岡田，又名稻田。垸田自同治九年庚午斗湖堤決，受水患者二三十年。岡田產稻，水旱無穡乾之虞。又垸田以畝計，岡田則以石斗計，田五分爲一斗，五畝爲一石。

是冬天氣奇寒，連日大雪，至二十八日始放晴，殘雪未融，勉可就道。予兄弟以二十九日爲除日【註三二】，恐稽慈母門閭之望，遂策杖言旋。途次，予念質田所得，尙不濟留日舟車之費，欲到武昌，又懼濠逃兵之禍。予知公安周葆元、邱壽林在北京江漢學堂肄業，因商之兄，決於明春赴北京入江漢學堂【註三三】。兄曰：汝志在革命，北京良佳，我翌冬當質

此田所餘一半之半以供汝用也。予曰：賣田亦大難事，何能濟其所急？兄曰：汝知今日賣田之難，亦識祖父購置此田時之難乎？予曰：不知。兄曰：我固知汝之不知也。我嘗聞諸祖母矣，祖父之購置此田也，一日將成約矣，祖父以莊票兌換稽遲故，途經西大垸，時公安水災未歇，重湖蘆葦叢生，毒蛇猛獸繁殖，縱橫二三十里寂無居人，天忽大雨以風，雷電震掣，家居者猶爲悚懼，祖父以一人宵行其中，至旦始達長歲岡。予曰：祖父疴疾得勿以此乎？兄曰：然。祖父劇病不起，當在後此十年也。兄又戒予以交友之道，謂朋友合以義者也。並舉論語朋友切切偲偲之義，爲予譬解，謂予規諫朋友時，不能情義懇到，故雖戒勉詳審，而每使朋友以難堪；且援予在郝穴預備中學規諫薛鑑堂等事以責之（註三四）。又謂革命亦一大朋也，今日不能使一朋友納諫於無形，他日何以負革命之重任。傍午，始至吳達河，又行數里渡河爲西大垸地。行經該垸堤一帶，日影當空，路雪澆銷，泥滑難行，自午至酉，所行不逾十里。迨入西大垸內，忽羣豁陰冥，朔風大作，念此去神壇寺不遠，因憶李耀唐、朱桂堂、鄒福堂三烈士七年前殉難後，遺骨埋葬何處，所遺孤孀作何景象，予兄弟乃於此風號雪舞中相與咨嗟感歎不已。時朔風甫息，大雪又復紛飛，至夜午，積雪深可沒脛。予兄弟科頭行大雪中，領袂之間，冰雪交乘，寒徹肌骨。而足下所著之履，亦爲泥雪沾墊，擁腫如瓢，跬步難移。予於是與兄裸足冰雪中，以杖探積雪深淺，施施而行。蓋道路爲積雪所掩，沿途溝渠坑谷，已爲積雪填平，稍有不慎，卽當葬身雪窖間。

也。夜愈深，雪亦愈大；雪愈大，途亦愈迷。予因謂兄曰：大雪彌天，東西莫辨，予等此際究已行至何處？兄曰：此地東南爲重湖，西北當是橫堤，橫堤之南，獨王氏兄弟居之，寒雞子夜啼，此刻時或在丑，我等曷聆雞聲而投止王氏之宅乎？予曰：雪大道遠，雞聲恐不可驟得，然王氏有猛犬十餘，聞人聲必吠，我將爲五句歌以誘犬吠如何？【註三五】？兄曰：汝試爲之。予兄弟踉蹌冰雪中，予且行且歌，歌一闕，復相與大笑；笑後，復爲之歌。歌十餘闕，忽聞遠處有犬吠聲，兄曰：此王氏所在處也，遂尋犬聲而往。比近，羣犬乃復奔出狂吠，王氏兄弟亦明火持械尾羣犬後喝問何人來者，予兄弟則應聲答之，王氏乃迎予兄弟至其家，爲之更易衣履，具湯沐酒食。王氏於予爲母族親，其母趙，爲予母之從姑，予兄弟呼之曰姑婆【註三六】，呼王氏兄弟曰表叔。王氏姑婆時年已七十有五，聞予兄弟深夜至，急來相視，見兩足冰雪刺傷，爲之下淚。王氏表叔亦爲予兄弟殷勤裹創，浣洗衣履以至達旦【註三七】。翌晨，予兄弟仍冒雪行，抵家，則已處處聞爆竹聲，華燈滿郊原矣【註三八】。

【註三二】清光緒三十三年丁未，十二月小建

【註三三】江漢學堂在北京宣外永光寺西街，爲旅京鄂人移撥湖北公款所辦。清宣統元年己酉改爲湖北旅京中學堂。

【註三四】予與薛等結爲輔仁社時，葉子戲列爲戒條之一。一日薛與同學在寢室中作葉子戲，予規勸不聽，遂與薛絕交。

【註三五】五句歌，爲予鄉田歌之一種，歌凡五句，聲可四二三用，故名。然亦有三句或六句者。

【註三六】予鄉稱祖母曰婆婆，故稱「姑」姑婆。

【註三七】王氏世業農，有同母異父兄弟三人，孝友敬愛，爲世少有。吾鄉凡女子夫死，招後夫於其前夫家中，後夫從前夫之姓者，名坐堂招夫。初王氏之母來歸王氏後，生二子一女而孀。適公安連年水災，王氏雖薄有田產，但以水災故，孤孀無以自存，不得已，王氏母乃坐堂招夫。招夫後，又生一子，予兄弟呼爲三表叔是也。迨王氏兄弟成立，其後父亦即逝世，但兄弟三人，孝友一堂，均已成室生子，子且娶媳矣。王氏母慈愛寬厚，一家化之，終歲無詬譁聲，此在同父兄弟所難能者也。予生平見兄弟友愛而令人感動起敬者有二：自王氏兄弟而外，則爲予丙午秋由武昌回到江陵，自沙岡至郝穴所僱小舟舟子之兄弟。予舟行以宵夜，舟子兄弟二人，一在舟上掌篙，一在岸上牽纜，時則夜雨秋寒，沿岸多蒿萊荆棘，行者苦尤不堪，彼兄弟每當相易上岸牽纜時，必各爭爲所苦。因河狹舟與岸僅咫尺，輒相爲問答，多以親老家貧世道艱難等語，彼此勸勉。予臥舟中，聽彼兄弟之言，此心肅然，終夜未入夢。

【註三八】吾鄉除夕所具酒食，均由家中婦女自炊，較一年中任何時豐盛。當晚先於祖先靈位前燃燈燭焚香燒紙放鞭爆後，家中老少男女即共聚一堂飲食，名喫團年飯。喫團年飯後，各家男子則送茶燈至祖先墳墓，名送燭。茶燈以蘆葦製之，置蠟燭於中，故名。

戊申年正月杪【註三九】，會邱壽林於郝穴李堯衢家，約以三人結伴，由郝穴取道沙市附輪船至漢口乘京漢鐵路車赴北京。離家時，兄送予至李堯衢處，渡江，舟及中流，兄贈予歌曰：泛一葉於中流兮，余視茫茫。浩乎其無涯涘兮，水碧而天蒼。龍乘雲兮，鵬高翔。余季北行兮，乘大風而飛揚。余將安吾朋居兮，終吾身以徜徉。歌罷，執予手而泣，予亦淚潸潸下。予以二月中旬抵北京，邱壽林於抵京之夕，即遷居江漢學堂宿舍，予與李堯衢則寓三里河平樂園荊州會館。數日，予偕堯衢受江漢學堂面試後，尋堯衢亦遷入該堂宿舍，予以無錢繳納膳費故，仍留寓荊州會館偏院西廂一過道中。至二月底，邱壽林爲之

幹旋，始得入堂膳宿。當予入堂之初，所有應繳膳費，約以一月爲期。及期，予仍無錢繳納，而予兄又迄無一函寄予。四月初，學堂遂張示停止予之火食矣。學堂宿舍齋役李陞名華堂者，見予枵腹與諸同學受課，因購燒餅餛飩首以爲予食者凡一百又三十餘日【註四〇】。

【註三九】清光緒三十四年。

【註四〇】予暑假寄宿學堂中，因患腸氣病，足下浮腫而滲及於頭部，遍身呈金黃色。醫云：色轉白則不治矣。服藥時，運醫囑淡食四十九日。予在此淡食期中，李則爲予購燒餅以代燒餅，因燒餅中澆有鹽味故也。

八月中，予接予母寄予匯款信，始知予與予兄別後，兄嬰不治之症，病三月而逝。兄逝世兩月，予洲西河堤決被水，予家所居之前宅，復於水災中爲人縱火焚燒。是冬，予趁假期之便，由京返里。北京氣候寒冷，秋冬非裘不煖，予在京僅著舊棉襖一襲，積寒日久，抵家後遂大病，病十餘日始愈。予之初病也，從兄榮煊，爲予言族中公田經租人欲增購高腴田十餘畝以益歲收事，予因念予母在予兄逝世時，曾命予從姪中名芳煊、芳堃者至長歲岡，代爲典質所餘未質之岡田，以爲埋葬贖家及予北京攻讀之用。而芳煊、芳堃竟將所質之款強貸半數以去，以此予家愈感困難。况予母以六十之年，與予嫂出氏撫二孤，日掘蒿萊斷騰荒埂間，其艱苦愁慘之境，匪人所堪【註四一】。益以今年江水落槽遲，積潦無宣洩處，冬耕未下種，則來春之饑荒，必且倍於今年矣。因與從兄榮煊議定，決將西河上耕地十餘畝售之族中。族中公田經租人毓盛，乃故抑其值。時以年荒，南灘地一畝值十八串，而毓盛僅予以十五串，予不得已，書立賣字押草契矣，並約以予病愈時書正契。詎病愈，

而毓盛忽託價昂不欲踐約，謂必每畝減值爲十二串，二月一期，分三期交值乃可。予知毓盛無購買意，遂亦棄置而不復與之言。會長歲岡佃戶楊叟送年禮至【註四二】，謂公安南鄉富戶，因年荒米貴，爭以重價典買岡山，冀獲穀米，今若轉典初賃一半之田，其值且倍於曩昔。予聞之，遂從楊叟至長歲岡，不數日，得質田錢百餘串。

【註四一】予兄逝世，遺有二子，長曰騰芳，年八歲；次曰庭芳，年三歲。予母懼騰芳之失學也，乃遣就傅公安余郭場予友高雲亭家。騰芳學甚勤，師器之，與騰芳共食，食粗糲。麥收穫，竟雜茹其芒，於是其師病腸而餓血，騰芳亦病同其師，學乃曠。

【註四二】吾鄉租人之田耕種者，曰佃戶。公安岡山佃戶，於田主每年例致敬禮兩次：一次在中秋節後，曰送新。即以所收之稻碾爲新米若干并雜穀數袋送與田主，蓋藉以請田主到田上議租也。一次在臘月中，曰送年。即以糯米染巴數枚，送與田主，蓋詢問田主租穀出賣或運岡也。田主兩次到田上時，亦有價值相等之禮物還與佃戶。

己酉正月，予遂復與李堯衢、邱壽林、覃秉清、周葆元暨同洲林伯衡先後赴北京，仍入江漢中學肄業【註四三】。時江漢學堂開辦已近三年，監督爲翰院編修王會釐所兼攝，而教員輩皆來自各部閒曹，以故泄沓姍姍，趨應承奉。新任監學屈師子厚，欲整飭其頹廢之習，主張改聘專門教員，購製圖書儀器，而全堂管教各員咸出而阻撓之。予於是與邱壽林、覃秉清、李堯衢等三十餘人擬具說帖，上之學務當局，促成屈師主張，擾攘至二月之久，卒以格於官僚之勢而不果於行，然學堂當局則視予等若眼中釘矣【註四四】。

【註四三】是時已改爲湖北旅京中學堂。

〔註四四〕屈師子厚名開瓊，湖北麻城縣人。優貢生，與夏口慈丹階昌輝相友善。操履純篤，端雅不苟，時人感贊之。師博通中外政治地理，古今治亂興衰，尤關於書畫，惟不多作。書初師二王，晚入北海堂奧。山水則宗二米、石濤。花鳥出入天池、白陽、八大之間。辛亥八月十九日，武昌起義，師在籍聞訊，卽於是月移組織民團謀響應，事洩，爲該縣豪紳駐軍所誘捕，遂及於難。

五月初五日端午，學堂特備饌饌爲全堂教員學生應節，此例舉也。入席，管教各員不一至，同學中有欲藉此以釋新舊相爭之怨者，謂今日宜師生共樂，乃使同學就其門而逐之，詎反遭彼等之辱。於是罷課驅逐教務長庶務長之事起矣。後經監督王會釐與二三教員解勸，所謂教務長庶務長者，爲受辱之同學謝罪道歉，始復上課。迨上半年期考畢，學堂於予暨邱壽林、覃秉清、李堯衢等均記大過留堂。蓋是時去復課時已十餘日矣。學堂例記大過三次卽開除學籍。邱壽林、覃秉清、李堯衢皆爲大過三次，予則四次而均留堂者，懼以開除予等事復引起風潮故也。暑假，邱壽林則考入北京法政學堂，覃秉清則考入天津法政學堂，予乃借李堯衢，林伯衡投考保定直隸高等農業學堂。農業學堂在保定西關外與直隸高等學堂僅一牆隔〔註四五〕，而有德中學堂又與農業學堂爲比鄰。在東關者，則有馬醫學堂、陸軍速成學堂、陸軍軍官學堂入伍生隊〔註四六〕、軍需學堂、陸軍第六鎮亦駐紮其間。北關則有直隸師範各學堂在焉。至城內則有法政、法律、警察、女子師範以及清苑中學堂等。保定雖屬直隸省治，然城小人稀，每逢星期休沐之暇，則城內外所見，咸學生也，故有稱保定爲學生城者。其地民俗敦厚，男女質朴而重然諾，以綺襦執袴爲可恥。北京謀刺

清五大臣之吳樾，即肄業於高等學堂，古代慷慨悲歌之風，於焉未墜，實革命運動之理想地也。予等所入者爲林科，該科同學籍貫，外省佔什之六七，他日共和會之成立，農業同學加入者，獨以林科爲多，其原因實基於此。直隸農務總會農事試驗場，附設農業學堂中。農務總會爲提倡全省農業，發表研究學理起見，特刊行半月刊之農務官報。予因於每期投登專論一篇，其影響所及，與本學堂同學及其他各學堂學生頻添不少接觸機會，予於此乃決心在保定組織革命團體【註四七】。

【註四五】直隸高等農業學堂，初名北洋農務大學堂。直隸高等學堂，初名北洋大學，後改今名。

【註四六】辛亥夏，始就各省陸軍中學畢業生設入伍生隊於東湖，與速成軍官同居一地。

【註四七】農務官報發刊之初，其內容僅登載有關於農務總會及農業學堂之公文書等。監督王樹善以此不能引起閱者興趣，乃主張參仿雜誌體裁，增加研究農林學理之文章，由教務長黃立猷、農科教員成振春輪流編輯。每期一厚冊，在每月初一十五日發行。計每期投稿一篇，月有兩篇，可得稿費五元。庚戌夏間，黃教務長因暑假回籍，予代編輯者約兩三月，故予在經濟方面革命運動方面，實得力此官報不少。黃字毅侯，湖北沔陽人。成字曉湘，江蘇寶應人，均畢業日本農業專科。

當此之時，熊得山、錢鐵如，已由日本畢業回國鄉居，予因函召至保定。邱壽林、覃秉清聞訊，亦由北京天津來會，此九月初旬事也。遂相與商討一切。又爲活動便利計，熊得山乃插入保定高等農業學堂農科肄業【註四八】，錢鐵如則插入北京高等實業學堂肄業。予之召彼二人來保定也，意欲取得同盟會總部聯絡，俾在保定組織支部。詎傾談之下，謂自孫先生前赴南洋一帶策動潮州、黃岡、惠州、欽廉、鎮南關諸役後，章炳麟撰據民報，叫

屬離間，有如瘋狂，而陶成章復在南洋各地與之遙爲呼應，遂令一般革命同志，散離猜忌，非復孫先生在日本時景象矣。今欲在保定組織同盟會北方支部，恐關係無由相通。予聽悉之餘，因與得山、鏡如、壽林、秉清、堯衢、伯衡討論，遂先在保定發起共和會，一俟機會到時，則舉全會以加入同盟會。又決定共和會未開大會成立以前，組織共和會籌備會，擬以十月初九日在保定成立。計其進行步驟有三：即籌備會之預備，籌備會之成立及其成立後之進行，與大會成立等事。並先擬定共和會宗旨四項：爲一、推翻滿清專制，二、建立共和國，三、融和種族界限，四、發展全國實業。商妥後，錢鏡如、邱壽林、覃秉清，即分途返京津。予爲測檢保定學生傾向促進共和會籌備會成立計，因與李堯衢、林伯衡，同學吳若龍、程芝田、阮慶溶等發起保定學生斷髮會。不三日，城內外各學堂學生簽名加入者二百餘人〔註四九〕，約以九月十五日，同日同時斷髮。屆時保定學生剪髮者達五百人，予以是知中國人心之所在矣。

〔註四八〕庚戌年轉入同學堂農業優級師範科，辛亥春，復回李堯衢轉入保定陸軍部馬醫學堂。
〔註四九〕二百餘人中，農業學生簽名者五十餘人。

九月二十日，予復攜帶油印嘉定屠城記、揚州十日記、天討諸書各若干冊〔註五〇〕，前赴北京、天津，而與錢鏡如、邱壽林、覃秉清會商在京津兩地學生中推行斷髮會事。旬日間，京津兩地學生剪髮者亦各千餘人。予到京津，因錢鏡如、邱壽林、覃秉清三人直接或

間接之關係，得與孫諫聲、張先之、羅明典、蔡德辰、樊少軒、江元吉等相識，並將所攜嘉定屠城記諸書分贈各人。他日北京、天津共和會分會之成立及鐵血會與共和會之合作，於此行極有關係。

【註五〇】天討即搜輯國內外報紙所載各地革命軍起義時檄文十餘篇彙訂而成者。

予返保，即與熊得山起草共和會籌備會簡章數條，其組織大略：一、爲幹事會，幹事九人，有幹事長，二、幹事會之下分設交涉、軍事、政治、財政、暗殺、偵探六部，各有正副部長。十月初九日，在蓮池書院開籌備會成立會，計到會者，天津則覃秉清，北京則錢鐵如、邱壽林，保定則陸軍速成學堂徐繼庶，第六鎮士兵王榮九、趙海濤、陳維，法政學堂徐炳文，高等學堂霍仲寬，高等農業學堂熊得山、李堯衢、林伯衡、吳若龍、程芝田、暨予等十五人。當通過共和會籌備會簡章，決定予與熊得山，覃秉清、錢鐵如、邱壽林、陳維、吳若龍、徐炳文、霍仲寬等九人爲幹事，由予任幹事長。而交涉、軍事、政治、財政、暗殺、偵探六部，則由予與徐繼庶、熊得山、林伯衡、趙海濤、李堯衢等分任部長。並指定北京籌備會由錢鐵如、邱壽林負責，天津則覃秉清，通州則蔡德辰，張雅堂，此籌備會大略也。及至各學堂放年假時，保定陸軍學生及各學堂學生入會者，已有一百餘人。而北京天津亦各加入二十餘人或十餘人不等。予於學堂放假之第三日起程南歸，歸時因遺書熊得山、錢鐵如、覃秉清，書曰：吾人革命者，即欲以武力推翻滿清，與民更始，以臻

國家於富強也。設於革命同志不予以組織而督導之，何異障隄沙以禦水，武力之謂何？是則革命必無成功之一日。即使僥倖成功，亦當如洪水之汎濫而不知其所屆。今爲督導革命同志計，俟共和會大會成立後，擬將總會設於保定，分會設於北京天津暨各省會與各通商大埠。分會下設爲若干支部於幅員遼闊之省，又於分支兩部之下劃爲若干區，使五人一朋，五朋一團而各有所長。每月朔望或每星期日召開朋會團會以相互討論革命之旨，俾上下情感相通，知識相長，則團結固而壅塞之弊祛矣。夫善射者必先識其鵠，善戰者必先攻其心，吾黨設總部於保定，而以北京、天津二分會爲輔翼，此識鵠攻心之道也。故予欲於大會未成立以前，卽視保定、北京、天津同志所布區域區劃而朋分之，及時施以督教導育之事，預爲他日大會成立後作育新進同志之用，而於保定東關陸軍各學堂同志尤應特別致意。雖然，此等區劃督教導育之事，交涉部責也，今予以南歸故，尙希公爲我籌之。十二月初五日，予抵漢口，邱壽林、李堯衢、林伯衡已先至，三人蟠處旅邸一小室中，予問故，乃知漢口旅舍咸爲各地賑饑委員所據，徵歌選妓，卜晝卜夜，而於災荒饑饉所至之地，析骨而炊，易子以食，亦若與彼輩不相屬者，國敗官邪，至於此極。予到漢口後，與邱壽林等同寓一室，室小人多，無可寢處，因於燈下再函劉漢柏，促其早日成立桂林分會，並告以便宜處理一切。蓋十月初九日籌備會成立時，予曾函漢柏故也。予由漢口回家，道沙市，晤譚師虛谷、謝師石雲於逆旅，相與談及組織共和會事，譚謝兩師欣然入

會。未幾，關曉峯棟，吳子丹楚材亦加入焉。譚謝關吳於吾鄉爲四大名師，荊州各屬有名之士，多出其門下。辛亥武昌起義，唐懺支、關維亞等所領偏師不逾三百人，而荊州將軍聯魁卽開城投降者，譚謝諸老在鄉鼓吹革命之力爲多【註五一】。時子鄉凶荒，較往歲尤劇，饑餓之民，需賑孔亟。譚謝諸老之至沙市，實爲此一縣饑民請命也。詎至沙市後，合電呼籲，累牘連篇，而省當局則置若罔聞。惟據旅省同鄉私人來函，謂委員提調人選確已派委。但事隔一月，而此所謂派定之委員提調者，仍無一人至沙市，又烏知彼輩之逗留漢上，作逍遙寓公耶？

【註五一】譚師虛谷，江陵縣人，曾任郝穴兩等小學附設預備中學教員，關曉峯、吳子丹均江陵人。

予抵家，爲十二月十六日【註五二】，在家略事佈署，當遣赴公安長歲岡，轉資岡田五石三斗八升四合，所得之值，其數與去歲相埒。予復由家至郝穴、涂郭場、麻口各地，與熊烈丞、覃尊三、覃琢夫、高壽亭、高雲亭、樊子成、陳登瀛、趙敦山、戴焯菴、傅德鴻等晤。於是熊烈丞等五十餘人均加入共和會【註五三】。予因商定由譚師虛谷負荊州各屬會務之責，並於翌年正月十五日在郝穴成立共和會荊州支部事【註五四】。己酉除夕日，予念予母子嫂終歲憂勞，因於郝穴市稻米酒肉歸。迨年飯時，惟棗盛略具，而飯時之菲薄，初無以異於往日者。詢之，則知吾母已分致諸左右鄰族矣。予謂母何自苦如是？母喟然謂予曰：吾鄉荒歉，今且三年矣。汝父有言：食飽衣暖之家，而鄰有死於凍餒者，此大不祥事。吾之

爲此，特行吾心所安耳。徐又謂予曰：此爲距今六十年前事，亦爲我有生之初，適當道光、咸豐丙午丁未戊申己酉之際，吾鄉遭大饑荒，而戊申己酉兩年爲尤甚。先是，丙午丁未，天忽大旱，嘗數月不雨，田中禾苗槁死，災荒遍八九省。迨至戊申己酉兩年，復遇大水爲災。庚戌，水災稍平，而洪秀全軍起金田村矣。洪秀全建號太平天國，稱太平軍，嘗與曾國藩所領湘軍戰於湘鄂之境，曾國藩軍敗，洪秀全遂奄有東南各省，戰禍達十餘年之久。公安與湖南壤地相接，太平軍湘軍交相乘之。故此二十年中，吾公安之民，死於水旱者半，而死於太平軍湘軍之徭役兵災者亦半。諺云，兵燹之後，必有凶年，以我所知，凶荒之後，則多兵燹也。六十年前之凶荒，既已復見於今日，則未來之禍，或有不堪設想者。予母言至此，若有重憂之色，予因以他語亂之。

【註五二】予於戊申年十一月初十日由北京起程南下，十一日抵彰德府，十二日抵駐馬店，十三日抵漢口，二十日到家，故己酉年之由保定回家，實較戊申年遲二十六日。

【註五三】五十餘人中，備熊烈丞、覃尊三、覃塚夫三人爲江陵縣人，餘均公安人。

【註五四】因荊州、保定運路遙遠，故予決定亦如桂林例，遂即日成立支部。

庚戌年正月十五日，予在郝穴成立共和會荊州支部後，信宿，卽買棹北上。嘗荊州支部成立之先，有以加入共和會說甯敦武者，敦武不答，固請，敦武曰：新三知我。說者因以告予，予曰：共和會之成立，則基於輔仁社，而輔仁社之發起，敦武實與予首倡之。敦武嘗以身許革命，世有革命必有敦武。願敦武篤於學而擧廢不給，其弊業武昌法政也，嚮

文自贍，且資以贍其家，敦武不欲以革命而廢學，但亦不欲以學而不革命，此世所難者，敦武奚加入爲也。說者唯唯而退。予以正月二十三日抵漢口，聞敦武將由內河附販船到省，予俟之三日不至，予乃之保定。予至保定，晤得山，知敦武爲雨雪所阻。予檢點予離保定後會務情形，知又有軍官學生張文等十餘人加入。而得山已將保定城內與城外東西北三關劃爲四區，且已按期開區團朋會議數次。錢鑑如、覃秉清，亦將北京天津劃區分組。劉漢柏來信，謂桂林分會已於己酉除夕前五日成立，又謂廣州分會之成立，當在今年二月也。時距開學之期尙十有餘日，同學到堂者少，各宿舍鮮有居人。予與熊得山寓第四宿舍間，其他宿舍同志，聞予至，咸來訪晤，相與討論同志組織或革命發展諸事，嘗徹夜不休。予等所居之宿舍，與高等學堂僅一垣隔，故每當午夜，高等學堂同志，嘗有踰垣來會者。予抵保定之次夜，翟仲寬忽偕二客至，蓋該堂講義油印錄事李承業，清宮奏事太監周敬也。敬與仲寬、承業均肅寧人，敬母早逝，嘗隨侍其父讀書於同縣王總兵家。時承業亦出敬父門下，總兵有友李某，清宮大璫李監胞弟也。李因與總兵之妾通，一日爲周敬、李承業所值，以此總兵之妾與李監胞弟深銜之。未幾敬父瘞死王總兵家，敬父將死時，乃舉敬托孤於王總兵。會清宮大璫李監欲收小監以廣其徒，總兵遂納其妾之言，擬以敬獻於李璫。敬不可，總兵使人強鬪之，敬被鬪，死一日夜復蘇。當敬之被鬪則死也，總兵投敬尸於參馬之室，承業竊據敬尸而泣，敬蘇，呼承業名而語之曰：此何時何地，尙能作兒女子

態耶？汝不忘我今日之恥，汝作林清，我則闖進喜、劉得才也。於是承業與敬別，承業既悲周敬之志，復悲不能自比於林清，遂乃轉徙大河南北，而入當時之大刀、小刀、白蓮、紅蓮諸會黨以冀其一遇。忽忽三年，若所謂林清者，卒不可得。因至北京晤周敬，欲手刃王總兵以雪其憤，敬曰：此非敬志也，敬所望於承業者，必使瑞閣之制，不復見於中國。承業唯唯，乃又之天津，受僱於北洋醫學堂，越一年，仍無所遇。聞第六鎮在保定招募新兵，承業遂又至保定從軍，而以體質孱弱被斥，復受僱育德中學。承業在育德中學之第二年，悲所志之未遂，擬賈誼弔屈原賦以自遣，高等學堂學監某見之，因引承業爲該堂講義繕寫員。承業在高等學堂一年又半，仲寬與之同處一堂之中，固未一相過從也。予抵保定之前一日，仲寬亦由肅寧來保定，與敬遇於高陽，立談之頃，遂定交焉。敬於是舉其孤苦愁慘之身世與入宮之經過以告仲寬，且云：至友李承業現充油印錄事於高等學堂，亦願仲寬與之交友。是晚，仲寬到保定後，於是介紹敬與承業入共和會而晤予。時敬任清宮奏事太監已二年矣。其所汲引之太監可以同患難共生死者十有一人，此十一人乃組織一人社於清宮之中，擬聯絡宮內宮外太監以爲人社社員，然以不能取得當時革命團體關係，未之進行也。予與翟仲寬、周敬、李承業三人於是夜籌商決議人社機關於北京鼓樓大街，而以李承業爲共和會特派員，使之擔任經常聯絡，經費則由周敬等自籌。越數日，邱壽林、李堯衢、林伯衡、覃秉清、錢鐵如等到保定，遂決定二月五日開幹事部長聯席會於高等農業學

堂之第四宿舍。時聞廣東新軍正月三日舉義廣州，其事雖不成，然影響於全國者甚鉅。二月五日晚會時，遂議決六事：一、爲正月初三日廣州新軍舉義死難之倪映典烈士散發傳單致悼。二、特別注意發展軍官學堂及陸軍方面同志。三、迅速成立各省會分會。四、總會以及各地分會支部所屬之同志，五、組爲一冊，五冊組爲一團，合若干團則爲一區，合若干區而屬於總會或分會支部之下。五、印發各種有關革命之書籍以資宣傳。六、本年四月初八日，召集各地代表會議，選舉幹事部長，正式成立共和會。此次會議後，保定各學堂同志，以總會注意聯絡同志，向軍官學堂及陸軍方面發展，當軍需馬醫諸學堂招考時，以是考入之同志獨多。四月初八日所開之全體代表大會，僅軍官、軍需、馬醫三學堂同志，已有一百二十餘人，而第六鎮所加入之士兵，尙無論矣。是日大會所到之代表，天津則爲覃秉清、江元吉，龔善支；北京則爲錢鐵如、邱壽林、羅明典、張先之、樊少軒、李承業；通州則爲蔡德辰、王丕承、張雅堂；保定則爲徐繼庶、王榮九、陳雄，徐炳文、張文、翟仲寬、熊得山、吳若龍、李堯衢、林伯衡、程芝田及子共十三人。因人多恐引起軍警注意，乃在保定西南郊外舉行，當通過共和會總章五十二條，並選舉子與熊得山、林伯衡、翟仲寬、吳若龍、程芝田、徐炳文等七人爲幹事，而推子爲幹事長。至交涉、軍事、政治、財政、宣傳五部部長，由李堯衢、張文、徐繼庶、趙海濤、陳雄等分任。五月，王超、畢錦棠、康仲甫等在太原成立共和會山西分會。六月，吳若龍暑假至粵省親，道武昌，遂與聶

松樵、劉鐵仙、王杰、陳用章、王國華、鄭心田等成立湖北分會。時共和會正式成立分會者，有北京、天津、太原、桂林、廣州、武昌等六處；成立支部者，有通州、荊州兩處。其他支部屬於總會者，則有保定城內西關東關北關等六處；屬於北京分會者，有北京內外城三處；天津分會者，有中國地租界二處；一年之間，分支各會，竟及於南北各省，而同志亦達一千三百餘人。是時各省諮議局聯合請願，召開國會，奔走呼號，遍於全國，而爭路爭礦風潮，亦與此相因而起，吾黨乘之，遂有保定、天津各學堂九月十七日以後之大罷課。先是，共和會之成立，與斷髮運動有密切關係。蓋人心之靜，有如止水，若不激之以勢，必永無潰決橫流之日，矧中國積弱，非一朝一夕所致也。故予等欲得一與民衆有關之運動以資號召而不果。九月十七日下午三時許，予於農業學堂林科，聞鈴聲已上課矣。是堂所講者爲森林氣象學，教習日人高橋太吉，命予至理化室取儀器以供試驗之用，予於教室外遇同學某君，告以東省學堂學生因爭礦將有罷課之舉，予曰：請願速開國會，不亦可以罷課作要求耶？某君曰然，予以爲機不可失，因急返教室，登臺一呼，而林科一班遂全體罷課矣。乃又與同志同學分途至農科師範各科說以罷課原因，而農科師範科亦相繼罷課。至此，高等農業學堂遂全堂罷課矣。直隸高等學堂與高等農業學堂僅一垣隔，高等學堂管教各員聞農業學堂罷課，欲捨門閉關，勿使兩堂學生通，農業學生，乃踰垣而入高等學堂，於是高等學堂亦全堂罷課矣。自農業高等以至育德中學，自西關以至城內，自城內以

至東關北關，舉保定所有學堂，爲時不及半日，全體均告罷課。即日晚，開各學堂代表大會於高等農業學堂，議決三事：一、不召集國會及爭礦爭路不達到目的時不復課。二、推舉代表至北京、天津、湖北、湖南等處聯絡，俾得一致行動。三、組織糾察隊，糾察行動不一致之學生，以十人爲一隊，視其學堂學生多寡組織之，但每一學堂至少應組織一隊。以上三事議決後，當推舉予爲赴北京、天津代表，熊得山爲赴湖南、湖北代表，李澧衢爲保定各學堂糾察隊總隊長。九月十八日，予由保定至北京，與錢鐵如，邱壽林、羅明典、張先之、蔡德辰等晤，而北京各學堂亦即全體罷課以響應保定。九月十九日至天津，則天津各學堂亦罷課矣。予至天津晤覃秉清、江元吉等，會商發展共和會組織罷課糾察諸事後，擬由天津搭車回保定。九月二十一日，予至天津車站，忽見李承業追予踪而至，予見其神色倉皇，因問曰：周敬事得勿失敗耶？承業曰：周敬事竟失敗矣。予曰：周敬現在何處？承業曰：彼借上書房太監高福逃亡矣。予曰：何時？曰：今晨六時與我別時也。曰：何地？曰：楊村。曰：彼將泛運河而南下乎？曰：彼似泛運河南下也。承業言已而泣，若不勝其悲者。溯自李承業相從周敬由保定至北京時，即賃居鼓樓大街之北，設人社事務所其中，以爲聯絡清宮內外太監之用。然未幾即有二月二十二日黃復生、羅世勛十利海埋置炸彈案之發生。三月初七日，汪精衛、黃復生、羅世勛三人因以被捕。影響所及，以致周敬等聯絡同志計劃，無可進行，况周與另一奏事太監不相能，該太監每欲陷周敬於禍而不

得其策。一日高福偶與其他太監談及林清、閻進喜遺事，適爲該太監所聞，自此之後，禁城中不時發見粉筆所書林清來了四字於宮壁之上。有時，又書誰是閻進喜五字。清帝寢宮之西，有平房數宅，爲備貯藏上方什物之用，其一則鞭炮燄火，曰鞭炮庫，其一則煤油酒醋，曰油酒庫，出納均爲高福所司。周敬嘗指謂高福曰：他日革命黨舉事北京，此兩庫可用作起事時舉火標識也。高福亦極善周敬之說。九月十八日，予之至北京也，翌日，周敬聞予至，偕高福訪予於邱壽林寓所，於是時已到天津，適有某同志在壽林處，某同志固不假籌思而圖一逞者，謂北京罷課學生無慮數萬人，皆志在革命，吾與外城毅軍某營長善，可使之攻打禁城，若有內應，則大事舉矣。高福曰：如此，我焚燒鞭炮油酒二庫以爲內應。周敬、邱壽林頻止之以目，高福未之顧也。某同志因問高福在大內何職？高福曰：我上書房太監高福耳。別後，某同志卽作一函與高福，該函由郵局寄大內者。是日下午，周敬、高福復遇某同志於途，某同志告高福以信函事，周敬謂高福曰：禍至矣。嗟乎，數年之謀，敗於一朝，我將與汝去之深山以靜待革命之成。次日晨，周敬乃偕高福倉皇而逃。予於是問承業何之？承業曰：將與子同車經保定回肅寧耳，予遂與承業同車至保定【註五五】。

【註五五】按周敬偕上書房太監高福逃亡一事，係李承業於天津車站親口告予者。及民國三年，予晤承業族兄承鳳於北京阜城蔣寶丞將軍座中，承鳳謂周敬失敗後，與其同志十餘人，成爲清室凌遲慘戮，承業以予愛護周敬等備至，實告之，恐觸予之傷感，故隱稱逃亡云云。此又承鳳所述者，併識於此，以存予疑。

予至保定高等農業學堂，則見院門緊閉，而數荷槍者逡巡往來於院門之前，予就門隙

窺之，則院中張二營幕與數兵士徘徊其間，所謂同學同志者，竟不一見。予復至後院門，而後院門之緊閉，亦有如前院門者。久之，予於門隙中見一同學，呼而與之語，則知予赴北京之夕，學堂即爲軍隊所監視，熊得山則於軍隊監視中踰垣而入湖北，教務長黃立猷聞予在後院門外，驚惶來與予語，隔院門而斥予曰：汝至今尚未逃匿耶？汝名已被撫憲下令通緝矣。予聞黃教務長言，乃轉入城內投居一小客店中，時已囊底羞澀，所餘之資，不逮銀圓一元，因念五六日後，各學堂監視軍隊方可撤退，每日僅購一保定饅饅以食。九月二十五日，學堂監視軍隊撤退，同學許以栗、同志程芝田、李堯衢、吳若龍等先後來晤，有勸予前赴北京暫避者。以栗遂在農業學堂發起爲予籌旅費，以每一同學贖資五角，不一日，得一百餘元，以栗舉以贈予，予堅拒不受，以栗睹予窘狀，爲之哭泣陳說，予始受之。保定育德中學堂，爲直隸同盟會同志所創辦，學生受其影響，而傾向革命者亦多。育德中學堂學生劉仙舟、張在田，法政法律兩學堂學生許潤民、劉新茹、曾廣福等十餘人組織一革命團體，曰青年秘密會。芝田與新茹廣福善，且有河南同鄉之誼，以是芝田與青年秘密會同志往來頗頻，芝田嘗以共和、青年兩會合併說予，予未之應也。當罷課風潮失敗後，芝田復以合併爲言，並主張合併時，改選劉仙舟爲幹事長，吳若龍等咸反對其說。予曰：共和、青年兩會合併，今其時也。共和會自罷課至今，爲時不逾二月，同志發展已近三千人，在勢亦應開會改選。共和會負責者多外省人，一遇事變，則全會受其影響，故合

併時以改選劉仙舟任幹事長爲是。李堯衢亦贊成予說。十月十九日，開共和會改選會於育德中學堂，當選劉仙舟爲幹事長，熊得山、吳若龍、張在田、程芝田、劉新茹、林伯衡爲幹事。至交涉部正副部長則爲予與霍仲寬，軍事則爲張文、徐繼庶，政治則徐炳文、謝鍊伯，財政則許潤民、常介眉，宣傳則李堯衢、趙海濤是也。當此之時，與共和會同在北方號召革命者，有丁則燾【註五六】、孫諫聲之鐵血會，黎宗嶽、張榕之急進會，李季子，段亞夫之克復堂，雖名義各殊，而指歸則一。曩者予晤孫諫聲於北京逆旅，約以鐵血、共和兩會，彼此默識心通，徹底合作，將來機運成熟時，舉兩會以加入同盟會。而急進會之黎宗嶽、張榕與予接洽時，予亦許以相扶持，聯合共進，惟聞克復堂爲李季子等所組織，尙無一介與之往還也。季子聞共和，青年兩會合併，乃又欲舉克復堂、共和會而合併之，且欲去共和會之名而以克復堂名義相號召，因使段亞夫通其意於許潤民。予曰：共和會同志，僅以保定一隅而言，已逾三千餘人，矧分會支部，今已遍於南北各省，若一旦改易其名，轉使各地同志，多所誤會，現不若以革命聯合會名義與鐵血會、急進會、克復堂等相聯合，殊途同歸，較爲得策。辛亥年正月二十六日，各革命團體代表，遂成立革命聯合會於北京平樂園之荊州會館。予自庚戌年十月共和會改選會成立，十一月初，即由保定來北京，至此，蓋已三月矣。此三箇月中，四至北京，兩至天津、保定，一至通州。而此北京、天津、通州三地，經予與錢鐵如、邱壽林、覃秉清、蔡德辰諸同志之奔走進行，共和